

記憶中的香港舊事

吳瑞卿旁白及杜煥講話文字下載

二十年代

二十年代穗港比較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由1926年正式移居到香港，到他1979年過世，佢在香港生活了54年，見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變遷。在1975至1976年，旅美學者榮鴻曾博士請杜煥把他生平所唱南音和其他曲藝重唱錄音。唱了三個月幾十小時之後，杜煥更即興唱了六小時《失明人杜煥憶往》，唱他自己一生的故事。在「一個警師的故事」的單元裡，杜煥的南音已經唱出了很多香港物事。在唱曲錄音過程中，杜煥接受了榮鴻曾博士的訪問，又經常與榮鴻曾閒聊，講了不少幾十年來他親身經歷的所感所聞，都是香港社會和生活史寶貴的第一手資料。本單元輯錄了杜煥講述香港舊時物事的點點滴滴。1920年代，廣州時有軍閥混戰，1925年省港大罷工，杜煥是那一年第一次到香港的。他對當時廣州和香港的生活，作了一個比較。

杜煥講話：

我恨跟人哋落嚟香港撈，嗰陣時話嚟香港搵食，平好多。嗰陣時呢處買廿斤米，廣州市就賣十斤、九斤、八斤。雞蛋，買一毫子十隻，佢上面賣一毫子三四隻。又貴啲啦，搵錢又難啲啦。周時都軍閥呀，又打商船，又話打田雞，唏！好多嘢。我哋啲廣州市嗰時唔係好世界嘞！周時都槍林彈雨，最慘係民國九年、民國十年、民國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年，呢幾年最慘。年年都有一兩仗嘅，戒嚴嘅，枕住打嘅……

女歌伶及八音館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1926年正式落香港居住，1929年和一位歌伶結婚。當年聽歌伶唱曲，是一種主要民間娛樂。歌伶是怎樣的？在哪兒唱曲？

杜煥講話：

唱腳，即係舊時叫做唱腳，即係歌伶。舊時好少嘅，一係上茶居唱，抑或去人哋啲燈籠局呀，嗰啲咁去唱；歌伶嚟嘅。就因為佢好唱歌，我哋都係叫做唱歌人。由於嗰陣時越南街有間八音錦，嗰間八音館叫「八音錦」，啲伙記𠵼把冷（下去聲）識嘅，由咁樣群慣至識嘅。

八音樂師弦索手

吳瑞卿旁白：

以前聽歌的場所，叫「八音館」，音樂師叫做弦索手，行內俗稱「諗諗佬」。當年鴉片公賣，八音館樂師原來大多都吸食鴉片。

杜煥講話：

嗰陣時我哋啲越南街嗰間「八音錦」，嗰間八音館，晚晚收工都成乍（下去聲）嘍處打牙鉸呀嘛，由嗰度識呀。盲公唔係個嘍度嘅，不過我就識嗰啲人，嗰啲八音佬，即係玩樂器嗰班人。裡邊八音館嗰班人我𠵼把冷（下去聲）識咁解。點解我哋會識呢？你知道啦，舊時嗰啲諗（下平聲）諗（上平聲）佬個個都係道友嚟嘅。所以點解我做盲人，人哋做盲人，嘍油麻地度，點解我識咁多人呢？佢哋嗰啲人又咁

少呢？因為我哋識得人多就係咁嘅理由呀！（榮：就係個味嘢！）係！係個……舊時好豐盛嘛，真係隨街隨巷都係嘅！

舊日警師有排場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到了香港不久，就在煙館和妓院娼寮唱曲，生意很好。南音唱得好的警師，就有很多客人叫唱，愛聽的捧場客對他們也頗尊重。

杜煥講話：

登台就唔係嘞！呢邊一碟生果，呢邊一碟鹹欖冰糖，個度一壺茶，呢頭躉低個箏，呢頭就有人茶嚟水到，生果又到位。呀！你做起嘢上嚟，唱起嘢上嚟，隔離人有撥扇俾你，何樂而不為？個啲嘅架子係點？霄夜，問過先生你鍾意食乜嘢：整乜嘢霄夜呀？問你。人哋主家食炒粉炒麵啫，你係唱嘅，梗係煲飯俾你食。

三十年代

花酌酒局大廳細廳

吳瑞卿旁白：

上世紀二、三十年代香港未禁娼之前，杜煥在油麻地、西環和石塘咀等地方的妓寮娼寮謀生，在花局酒廳唱曲。花局是怎樣的呢？甚麼叫花酌？唱些甚麼？

杜煥講話：

花酌就係老舉寨唱。佢咁嘛，花酌就係買個廳，有大廳有細廳。人多就買大廳，人少就買個廳仔。廳仔即係六七個人一間。買個前邊嘅叫做大廳，即係對面家下叫壽星公個啲咁，就叫做大官。後邊個啲近廚房個啲叫細廳，近騎樓嘅叫大廳。單邊幾個叫做最大。有啲幾圍嘅！咁嘛！各有各叫花嚟陪酒呀，呢啲叫做後土，叫陪酒呢啲叫做酒局。（榮：佢哋食緊嘢你就唱？）多數係咁，有時未食嘢嘅有啲，有啲未開圍就叫我哋去唱嘢，隨意叫。酒廳唔係嘅，多數《秋恨》呀，《別姬》呀，《偷詩》呀，《問米》呀呢啲嘢多。男女《燒衣》就老舉寨多。

酒廳煙局羅漢床

吳瑞卿旁白：

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香港娼妓和洋煙，即是鴉片，都是合法的。妓院裡的酒廳煙局是怎樣的？

杜煥講話：

酒廳咁嘅，喲，呢間廳，有張羅漢床，羅漢床前面有兩張大馬鼓（音「壺」），四方頭嘅，一個煙局。有煙局呀，開邊打麻雀打雞呀咁，呢啲係廳嘅格嚟。我哋就俾張茶几擲（上去聲）住個箏咪唱嘢！個邊羅漢床咪聽緊嘢囉，開邊打雞又聽緊嘢，咁嘅。（榮：原來酒廳梗有啲局嘅？）梗嘅！舊時明嘅嘛，香港有公煙賣嘛！

偷師南音編入粵曲

吳瑞卿旁白：

南音本來是失明警師或師娘賣唱為生的曲藝，後來粵劇和粵曲也有南音。根據杜煥的回憶，粵劇著名的撰曲人例如吳一嘯、南海十三郎、朱頂鶴等，都是聽了警師唱南音而編入粵曲的。

杜煥講話：

朱頂鶴唱嗰支《賀新年》，之唔係平時聽我多，嗰支《睇燈》囉！嗰時晚晚喺度嘛，喺油麻地嗰邊。撈呢行，撈偏門呢行，真係冇乜邊個唔識，所謂通宵達旦。差不多晚晚都有唱呢三兩支嘢嘞。《睇燈》呀，《別姬》呀，《偷詩稿》呀！好耐囉，嗰陣係歌林。等我 想吓係邊個 … 編曲，收尾啲粗嘢至係朱頂鶴編啫。三郎啲…… 好似南海三郎，同埋吳一嘯。嗰支《偷香聖手》，入碟咪因為聽我哋唱《詩稿》唱得多，喺度編入去嘅囉。《偷香聖手》，嘿，唔知邊個入碟，唔記得咗。點解我知道呢？因為臨到偷香嗰陣時，仍屬我哋唱南音嗰首咁嘅詞，咁尤其是知道係邊個打嘅 …… 係我哋嗰支《夜偷詩稿》嚟編落去之嘛。哩，家下朱頂鶴嗰支《賀新年》同埋嗰支《別姬》呀。佢晚晚喺處，喺張尾床位處，我唱就喺廳處唱，佢就縮埋喺裡面牙床，對住支死人燈，聽一句抄一句囉，聽一個字抄一個字，抄唔起咪聽晚囉。收尾返去咪編咗子喉囉 …… 編咗段南音囉。

伙記幫忙街坊關照

吳瑞卿旁白：

舊時九龍油麻地和旺角，有八音館，有妓寨，有煙館，有草根階層和失明人租住的唐樓。草根階層有他們生活網絡，互相幫助。

杜煥講話：

我不翹住旺角。（榮：咁佢地點嚟叫你呀？）叫呀！哦！有好多地方叫我嘅！戰前，即係未打仗之前，喺北海街有檔煙仔枱，嗰檔煙仔枱喺橫門嚟，喺北海街，喺越南街口！嗰處我晚晚喺度傾偈，嗰個更仔，正所謂睇住我喺處傾偈，喺度傾幾個鐘頭。（榮：咁佢哋要你，就走嚟煙檔叫你去。）喺煙仔枱叫，伙記好好！伙記踩單車叫我出去，如果早就！夜就唔係，夜就同我記低，如果十點鐘之前，佢梗使個伙記踩架單車入去叫我嘅。

搭食解決飯餐

吳瑞卿旁白：

舊時香港，搭食是普羅市民解決飯餐的其中方式。第二次大戰之前，飯館和茶樓是不同的，茶樓以茶和點心為主。

杜煥講話：

未有佢（指其妻子）嗰陣時就搭食。舊時好多人搭食嘅香港。喺樓好多人搭人哋，有啲搭頭房，有啲搭二房，搭人哋啲有住家嘅食。有幾何同人出去食呀？冇嘅舊時。舊時茶樓邊有飯賣！舊時茶樓冇飯賣，係自日本打七七盧溝橋事變後，香港啲茶樓至有飯賣咋！唔係冇嘅。（榮：啲茶樓淨係飲茶？）飲茶、點心、包、餅食，係咁嘅咋！晏晝有啲荷葉飯，朝頭早亦有啲荷葉飯嘅咋，邊有飯賣？自係七七盧溝

橋事變後，朝頭早就有啲牛腩飯呀，又話扣肉飯呀，肉飯呀，一盅盅咁賣嘅。舊時冇嘅，整整吓就有炒賣賣，舊時茶居邊有嘅。

戀愛逛街消費不俗

吳瑞卿旁白：

二十年代尾，杜煥因為人精靈，又唱得好，賣唱的生活和收入不錯。後來結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，是個女歌伶，兩人收工就相約見面行街，以杜煥的收入，拍拖消費原來也不錯。

杜煥講話：

佢（第一任妻子）係歌伶尾，又唔係行前咁啦！如果佢當紅又唔會同我哋行呀。咁我以前搵得錢呀，可以夠充撐使。嗰陣時行，使一個幾毫就好活潑啦。

租房規矩多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結婚後，在油麻地吳淞街47號3樓租住一個房間。當年租房原來有一些不成文的規矩。

杜煥講話：

你知道舊時香港地咁衰嘛，如果話有咗肚至去租地方，俾佢知道，要講明嘅，要好錢跟尾。又話要你幾多隻生雞，又話幾多利是，拜地主，派街。生定你嘅佢處有肚就唔會講嘅咋，你有咗至入去住就要嘞。有呢啲咁嘅問題嘛！所以有咗一兩個月佢唔知嘛。

嬰兒難養易夭折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曾經生過四個兒女，不全部都幼年夭折，養得最大的一個也只養到五歲就死去。杜煥憶述舊時嬰兒夭折率高，廣華醫院每天都有死嬰。

杜煥講話：

嗰時好多嘢嘅，又話急驚風，好惡養嘅。嗰陣養細路講話咁容易呀？廣華醫院朝朝嗰張床真係二三十個掉嘍處嘅，好似家吓咁呀？所以話舊時啲嬰兒唔係易養嘅，家陣就話易養嘅之嘢。舊時嬰兒好惡養嘅，我哋父母九胎至有四個。好似家下咩，家下啲細路出世有九成幾。輪到我哋做父母嘅時候都好化學之嘛！戰前嗰啲嬰兒都好難養嘅。話名叫做養過四胎嘍嘅。

香港發達有三家

吳瑞卿旁白：

戰前香港有三種人賺到很多錢，杜煥形容為「發三家」，三家是甚麼人？

杜煥講話：

舊時在香港，即係我哋初到香港個十零年，即未廢娼之前，即係仲有花界個陣時哩，1935年廢花界嘛。廢娼嘛，先就廢西人嘅，第二年至廢我哋唐人呀。廢娼！有娼之時，周圍個啲俱樂部，啲俱樂部興點呢？所以香港地叫做發三家呀嘛，舊時呀，撈家、蠶家、客家咁嘅。發三家嘛香港舊時。點解發三家呢？蠶家，蠶家者即係艇上啦，舊時運盤貨，呀，盤貨裡面就好多嘢啦！正所謂舊時個啲雜差守尖沙咀同埋守長洲，叫做金山埠咁巴閉嘛；第一地方嚟 呀。舊時運動都要搵個啲地方守嘛。客家就咁，香港地就客家地頭嘛，香港呀，香港九龍都係客家地頭。所以舊時個啲所謂傳話呀；舊時要傳話嘅嘢，任何邊一間差館都有傳話嘅嘢。幫辦鬼頭上門乜都 帶埋個傳話嘅。呢種傳話都係客家人，佢近地嘛！呢處佢自細嘛！ 1935年，撈家，個啲嘛！（問：開賭檔呀個啲啦！）係嘞！即係走私漏稅個啲。

舊銀兩與新銀圓

吳瑞卿旁白：

今日香港現在還有俗語說：「受人二分四。」表示打工收入微薄。二分四其實與舊時的銀元本位有關。杜煥當年加入盲人組織，永久會費一個四，即舊時的一兩銀，怎樣換算呢？

杜煥講話：

個四銀錢，俾咗個四就永遠嘅嘞（類似盲人工會的會費）。舊時叫做一兩銀，個五佢就收個四嘅！一兩銀突咗八厘嘛；個四銀錢突咗八厘佢冇得續嘅！

四十年代

香港淪陷缺米缺糧

吳瑞卿旁白：

第二次大戰香港淪陷是香港人的悲慘的歷史。杜煥記憶和描述非常生動。日本攻打香港，英軍未投降之前，缺米缺糧。失明的杜煥就是靠街坊幫助渡過日子。淪陷之前幾天他更曾經跟隨朋友到尖沙咀太古倉搶米。

杜煥講話：

唉！就在港九兩地過了三年零八個月哩，真係好慘，點慘法？事故太多，變遷甚大呀。嗱，頭一次，咁初期無米賣啦，在我哋更慘啦，係好彩，生來我哩，係油麻地，幸得有咁多熟街坊及各人；好彩貴人幫助，咁哩，得以維持生命啦。唉！捱到正月米單一上，每人有半斤米一日呀，咁市面上各人暫時漸漸一路平安嘞，已度過 嘞。喺嘞，一到六月十二，蓬聲就響啲，響乜嘢呀？演習呀，宣佈一比四呀。慘啦，又次街頭街尾啲餓殍滿佈喇。唉！又一輪恐慌，咁就捱啦，捱到年尾漸漸平安嘞，市面人心暫定嘞。好！一過一九四三年，七月一號又次變遷囉，平安定咗啫，不下都係幾個月，七八個月，蓬！一式化，抵制港紙，要沒收！喺啦，搞到萬物即

刻就起三倍嘞。喺囉，搞到滿……又試不過一星期唔夠，又試滿佈呀餓殍在街頭。講到廟……我哋所見者哩，廟街個列呀，但凡空舖每晚都有呻吟在此，天明之後呀，拾屍真係不計其數囉。我親自踢到嘅，我數過有六七仗咁多！

市面恐慌遍地死傷

吳瑞卿旁白：

淪陷之後，很多香港人紛紛逃回中國大陸。杜煥的警師同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只剩下三幾個人。

杜煥講話：

咁就真正令人回味，當日之時，唉，真係無限傷心，見者傷心，講者哩今時都流淚。但願此後我哋各人永遠不見呢啲咁嘅事故現出，咁就祝賀各人，藉賴天恩。呀！幾多悽慘方才捱到一九四四年，佢話停止配米囉，吓！又次再製造一回，咁呀，個回都有咁慘，都略有些恐慌一個月度啦，咁市面暫定嘞。好嘞！人心直過，咁我賣唱又都好彩囉，好彩在邊度哩？因為個個都趯清光嘞。吓！我哋行家死有死，趯有趯，真係趯剩三幾個嘅啫。係嘞！係我一個人在此就無趯到，因為一式化個陣時呀，最慘呀個年，燈火限制呀，人哋唔損傷我損傷，喺啦，點損傷法哩？淒涼囉！

港人紛逃自由區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也曾經想過走難回大陸的自由區，但想到無以謀生，結果還是留在香港。

杜煥講話：

1943年個陣時我就咁嘅，日本佬個陣時好多事幹嘅。咁呀，燈火限制嘛，軍票一式化嘛。7月1號，燈火限制12點就要熄燈嘅嘞！咁就變咗……我做夜生活嘅，不翹都靠呢啲地方嘛。所以一到熄燈啲人發茅嘞，唔敢叫啦。咦！諗吓都要趯路囉，我諗唔到自己會喺處過得個個時期嘅囉，因為啲行家趯唔少嘛。啲人趯路晒咁滯嘛，係剩我自己咁滯嘅啫，啲行家就。嘿！死囉，幾十蚊軍票，百幾銀港銀，一火水罐米，一金魚缸，冚把冷（上去聲）幾乎凹晒嘞，凹剩個幾十蚊港紙啲，軍票都凹埋，米都凹埋嘞。弊嘞，要趯更？要趯去第二處？日本仔唔趯路哩，我哋冇地走嘅囉！只可去惠州呀上面啲地方之囉。咁啲地方，去自由區要唱粵曲嘛，南音就實唔得！唔會聽嘛！啲客家地方點會聽唱南音呀？

戰後賣唱私娼興盛

吳瑞卿旁白：

捱過大戰，杜煥又恢復在妓院娼寮賣唱。當時香港早已禁娼，杜煥賣唱的是在私娼地方。

杜煥講話：

（榮：嗰時有冇啲常客搵你？）有，如果冇就弊啦！係得兩條街計埋，係得十間八

間係中意之嘛！第啲唔中意呀嘛！（榮：雞搵你抑或啲人客搵你？）雞！（啲人客俾錢囉？咁你唱幾耐？）多數就係個零鐘頭，多數係；唱兩支嘢就個零鐘頭啦！喺，唱一支《問米》，抑或唱一支《男燒衣》，咁就個幾鐘頭啦！一個鐘頭過外啦！（榮：人客啱啱到嗰時唱，還是走嘅時候唱？）唔係！唔係咁嘅！係過夜嗰啲呀！過夜客，佢唔係話就咁嘅客，冚把冷（上去聲）都喺處過夜，喺處又請食宵夜呀咁嘅。差不多成日嗰個老舉啲皮費都係佢嘅啦！

賭館興起娛樂場

吳瑞卿旁白：

戰後經過幾年復元，市面漸漸昇平，娛樂場所紛紛興起。當時的所謂娛樂場，主要講賭館。杜煥記得1944年尾，在深水埗、旺角和油麻地，開始有賭館出現。

杜煥講話：

不過開娛樂場哩，就1944。1944就12月23，我哋唐曆計。嗰陣開始有娛樂場嘞！深水埗就「大華」啦，同埋裡便「恒芳」啦，仲有好多我唔知架，油麻地就「品心」、「大觀」啦，「大觀」即係家陣時嘅「萬壽宮」呀嘛，「彌敦」啦……（榮：主要都係賭錢囉？賭乜嘢？麻雀呀咁？）骰寶、牌九、番攤，呢三樣！

賭館主持成顧客

吳瑞卿旁白：

有了賭館，杜煥又多了賣唱的主僱，就是打理賭館的負責人。

杜煥講話：

我講話嘅「彌敦」，晚晚唱到五點幾個度，佢呀，佢就有得撈呀！佢開咗間長房，佢係打理人，就帶埋家眷嘅埋處住嘞。（榮：佢係負責開個娛樂場呀？）負責，唔係開；負責打理，咁就帶埋公婆仔姆，喺埋嗰度住呀。（榮：所以你唱唔係唱俾啲賭客聽。）唔係！（榮：你唱俾入面嘅管理人聽！除咗嘅「彌敦」娛樂場唱，仲有冇嘅第二度娛樂場唱？）娛樂場，冇！由2月19打後就開始，至到……（榮：就係「彌敦」唱呀？）5月初7晚，1945呀！

煙館公然中環私娼

吳瑞卿旁白：

1935年香港廢娼，但廢娼之後私娼林立，近似公開，是甚麼原因？

杜煥講話：

1926年我哋到香港，1935年至禁娼。廢娼之前唔係，廢娼之後先至係之嘛！嗰時廢娼之後35，36年，37個幾年，上海街同埋越南街有好多嗰啲咁嘅賣嘛！嗰啲紅煙館啲女招待都唔知幾多，好似開雞賣咁。私就反為明，即係等於公開。政府就有規矩，根本就唔係私嘅，不過就大開水喉，唔理咁解之嘛！唔係呀，嗰時四周圍都係煙館。政府係冇呀，政府唔許可架，警察唔理就有事啦！香港地係咁嘅啦，明即是暗，暗即是明。即係好似中環嗰啲私鬼雞賣咁，真係好似老舉寨咁嘅囉！放鈔呀，放溪錢呀，掉到隨街係嘅囉，即係舊時明寨一樣嘅規矩，係嘛？擺開門戶嘅囉。實在係暗呀？明係雞賣私娼，不過變成咁哩。

五十年代

紅磡煙館仗義留人

吳瑞卿旁白：

香港1931年立法禁煙，但實則到50年代仍然有不少非法鴉片煙館。1955年杜煥去了幾個月澳門之後回到香港，無處棲身，就曾經在紅磡一間煙館住了一段時期。

杜煥講話：

裡邊紅磡嘅煙館，有個老細，聽見我返咗過嚟，就使啲人叫我入去見佢嘛！見到佢。「點呀？有冇地方住呀？」「鬼咩，邊處住呀？」「梗係啦！香港哋不摟係咁嘅嘛，留食不留宿。咁啦，你唔嫌嘅，你就走上呢處踏啦！你又咁多人，所有客你都識得嘅。自然煙就唔使逗，飯呢？喺度，有錢就俾錢 買米，冇錢你就叫佢嘍櫃桶擺，出佢嘅數，出老細嘅數。冇老友嚟嘅都 … 我嚟個陣時。」好呀！所以話我一生人，真係最好呢啲，呢啲咁嘅難得。靠啲乜嘢嘢？你又盲嘅，又唔係靠你打，又唔係靠你講，又唔係靠你人面，又唔係靠你幫手。靠乜嘢呀？ 喺處住，就住到呢個1955年7月20，就入港台嚟。

佐治公園大眾娛樂

吳瑞卿旁白：

戰後和平，杜煥晚上在油麻地佐治公園賣唱，十分受歡迎，反映當年普羅市民生活的一面。

杜煥講話：

唉！點解呢？因為喺佐治個處開個檔。咁好嘞，吓！因為去門口唱吓，問人擺錢我唔慣，所以幸得朋友，一眾好友幫忙呀，吓！同我搬啲櫈呀咁，出去到係佐治公園處唱咗兩年，令得街坊人人都幾好嘞，幾如意嘞，幾合得街坊嘅心理呀。真係落雨呀，埋街市咁唱嘞，除非。差不多幾乎個啲聽嘢嘅人，仲緊要過我開檔咁巴閉。一落雨哩，正所謂呀，一眾客齊手夾腳同我將啲傢生搬埋街市呀，來開檔唱過，咁嘅。咁呢個檔口估話好好嘞……

新鮮事物麗的呼聲

吳瑞卿旁白：

1949或1950年時，香港曾經實施宵禁。之後麗的呼聲出現，市民生活娛樂方式就有所改變了。

杜煥講話：

又出麗的呼聲，一出麗的呼聲我哋雙管齊下嘛。幾樣呀嘛，又出夜禁嘛。1949年定50年，個陣時夜禁，十二點唔俾打麻雀，禁止喧嘩嘛。又出麗的呼聲嘞，出麗的呼聲最慘啦。呢九龍呀，𠵼把冷（上去聲）都聽麗的呼聲，佢又唔使靠包租嘅電，咁樣使乜幫襯我呢？早，佢有麗呼聲聽嘞。夜，嘈！唔敢 嘞。咁嘛，迫住我哋要開檔啦。周圍諗，諗，諗，諗好多箇地方然後至唸到去官涌啦！

香港電台南音節目

吳瑞卿旁白：

上一輩的人很多還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，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都有南音節目。原來香港電台在戰前早已有警師演唱節目。杜煥記得的警師，可能是連香港電台本身也很難找到歷史紀錄。

杜煥講話：

因為香港台呀，戰前至到戰後，嗰啲行家入去做呢個南音節目呀，入去咁就咁嘅嘍。嗱！舊時初起時，阿勤、盲福，一日就一日嘅嘍，一個禮拜得一日，咁嘅嘍。咁又到沈恩，又係一個禮拜一日；入去咁就咁。又到日本仔時何耀華，又係嘍。好！一轉咗和平咁啦，我同孔捷榮入去做過啦。我哋兩家嘅上邊做，好彩博到順便做住家叫唱呀嘛；博生意，即係當賣告白，咁樣，吓。咁就做咗兩個禮拜唔做，就推嘍。率之做咗四個禮拜就唔做，做咗四回我就唔做。兩個禮拜一回，有乜用啲？孔捷榮就夾猛去啫，叫個開眼嘅去拍佢啦。點知拍咗一期，第二期劉少川……嗰陣劉少川做呀嘛，取消嘍，咁呀嘛。咁到何臣同孔捷榮結拜咗嘍，結咗拜做兄弟就好啦，佢上去搵劉少川擺番個節目嘍。星期五，係得個星期五，足足做咗兩年。咁就逐漸孔捷榮條氣唔順呀，聽見廣州上面咁豐阜嘅，佢就返上廣州，就辭咗，俾咗過陳日做，咁陳日咪嘅度做啦。

電台演唱博取生意

吳瑞卿旁白：

50年代末，杜煥到香港電台演南音節目，收入如何？

杜煥講話：

（榮：你去一次幾多錢？）嗰陣時？一次35蚊咋頭頭！有乜用啲？一個禮拜得一次。（榮：嗰時35蚊好多吓囉！）係啫，我知道！我就想唔做嘍，就俾我朋友鬧住，就係招呼我上到嗰個。「咁你最低限度有卅幾蚊一個禮拜呀，你個餐茶，個餐煙，頂得住吓呀！又何必呢？唏，咁你又博人哋嗰啲叫嘅啫！」咁7月10日去，收尾率之做到八月尾，即係做咗四次啦。到8月尾，鍾恩龍就話：「睇吓嘍，好似話俾多個節目你嘅。好似係第二個月係嘅。」實係係嘅嘍，不過佢話定好似係，呢啲鍾恩龍嗰啲幽默嘢。好嘍，九月就俾兩個節目嘍，有70蚊一個禮拜啦。到第二年，就俾夠三個節目嘍，即係1957年，57就俾。冇錯，一個禮拜兩次做咗好耐呀，57年哩就俾多次嘍，俾三次呀。咁就幾好啦！一個禮拜三次嘍。58年哩，升多10蚊，咁就45，好有心機做囉！

六十年代

七十年代中斷南音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在香港電台唱了15年，一星期三次。可見南音是受聽眾歡迎的曲藝節目。他一直唱到1970年底，這時候歌曲風尚改變了，電台取消南音節目，改為播中、西流行曲為主。

杜煥講話：

直情70年，哩，玩口味啲！歇吓先啲，梗係咁推嘅啦，躉居！唔通話唔愛嘞咁咩，梗嘅啦！好聽啲嘛！我套《再生緣》都夾猛埋嘅，如果係要正式嚟做嘅，仲要做多一年至得，至做得埋。咁預早一個月通知叫早啲埋咗佢咯，咁就埋咗佢。（嗰時你一個禮拜三次，一、三、五呀？）一、三、五囉。（榮：幾點到幾點呀？）啲時間變更好多。嗱！有時年年變都有嘅。最長遠就好似三點至四點。我都唔記得真啦！（一次有半個鐘頭？）一次半個啫嘛！（半個鐘頭有45蚊都幾好啲！）唔係話佢唔好，我有話佢唔好！

吸毒人編唱戒毒歌

吳瑞卿旁白：

60年代香港有禁毒運動，有一次在九龍伊利沙白青年館舉行綜合晚會。當中有南音禁毒歌，竟然是由一直吸鴉片的杜煥來撰曲。這也可謂香港宣傳禁毒一段有趣的小插曲。

杜煥講話：

禁毒運動，我同鍾恩龍編啲啲歌詞。佢話：「你唔好將你自己嚟比得格！」係，我唔知有兩句嘢，即係勸禁毒呀嘛！喺伊利沙白禮堂呀。禁毒運動我哋做嘞。後尾俾啲老細笑到我面都黃呀。「你戒甩嘅啦？」

七十年代

戒毒不易鴉片難求

吳瑞卿旁白：

從來到香港不久，未到二十歲就開始染上毒癮，杜煥一生都在吸食鴉片。很多人以為曲藝界很多唱者吸鴉片，是與其氣魄與腔喉韻味有關，但杜煥斷然說無關。只怪自己年少無知，習染不良嗜好。杜煥的鴉片癮是到1971年左右才戒掉的。怎樣戒？

杜煥講話：

（榮：係唔係好辛苦嘅啫，戒個陣時？）梗係啦！俾時間長呀，俾啲時間嚟博佢。如果一氣就唔得，我哋頂唔順呀！淡啲，即係淡啲淡啲咁。我就咁，頭頭一錢，就落二兩水；二兩水就嚟做三日。飲完個三日，第二次又一錢，又係三日；第三回又係三日；第四回三日半。（嗰時一錢要幾錢呀？）有限啫，一錢十幾蚊之嘛！（邊度去買到呀？）梗係叫啲道友去買。（你點樣決定要戒呢？）嘩！你去邊度搵呀？又貴又惡搵。（係呢幾年惡搵咗？）係呢三四年啦！家下頭尾四年啦！呢左近都係啦！（即係要搵都搵到呀？）搵就搵到。貴嘞，成六七十蚊一錢，成四倍。咁咪戒咗啦。

日四五十勉強維生

吳瑞卿旁白：

1970年香港電台取消南音節目後，杜煥只能在旺角街頭唱曲，在先施公司門前最多。一個月中或者有五六次有人找他上門去唱。生活非常勉強。

杜煥講話：

（榮：淨係靠一個月五次六次幫啲住家唱，咁夠唔夠錢過活？）咁呀都可以嘅，你估要番去買田咩！如果唔夠嘅咪勤力啲囉，唔夠咪去先施公司地方，去多兩晚囉！（而家咁你去先施公司一晚可以搵到幾多錢？唱都唔會唱好耐啦？）話唔埋架！好似話個零鐘頭啦，有時就睇嚟湊啦，有時撞著啲知音人呀，十蚊呀廿蚊呀都有。普通嚟計五六十都有嘅。普通計得番，唔好計一晚晚番。有時一晚十零蚊，廿零蚊都有之啲。即係普通嚟計，拉勻計，都係四十零五十蚊度啦。

傷殘津貼聊幫補窮人

吳瑞卿旁白：

1973年以後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，香港開始有老人和傷殘津貼。金額雖然少，但對窮困階層，也算有一些幫助。

杜煥講話：

好彩，好彩家下有番呢百零銀幫補。哩，啲傷殘津貼哩！有百幾嘛，政府津貼殘廢啲啲呀！有百零呀。我哋幾十年嚟處都有，咁又點啲？（榮：幾時開始有？）舊年啦！（點解忽然間有津貼嘅？）嘿，呢啲唔知佢啲議員嘞，即係話啲啲老人金，七十五歲領啲啲哩！咁我又未夠，有啲傷殘津貼，幾好呀！傷殘份子有百幾，百零銀都好嘅。係唔係都有幾蚊打下底先呀。我哋啲正所謂成日講茶，如果好似人哋咁啲屋企煲飯食就夠嘅。買一斤米呀，食唔晒呀嘛，一斤又點食得晒呀？買啲鹹魚仔咁蒸，點唔夠食呀？夠！不過你啲又話買煙啦，又講飲茶哩，又講去街哩，多事嘅啫咁就。

食指民生一日開支

吳瑞卿旁白：

究竟在1970年代中，香港草根階層的生活消費如何？看看杜煥講他一日的開支就知道了。

杜煥講話：

朝頭早，點乜都三個零銀錢。唔使你多呀，一盅飯去咗兩個幾，一籠燒賣，抑或一碟燒賣，三個幾啦！一盅茶，總共四蚊啦大佬。嘩，啲數嚟嘅。咁就到晏晝十一二點，十一二點呢一餐最少都四蚊，至少嘞，有時仲七個幾八蚊呀。呀，又一陣啦，一陣到五點零個餐飯，整碗湯飯，或者整個湯飲呀，整碗白飯，咁又四個幾、五蚊、五個幾，呢啲係數嚟。呢啲，大話怕計數，一計起就係數。就嘅呢處十幾蚊一日囉。咁其他去吓地方，去吓邊處呀……

歷史流逝烏烏聲中

吳瑞卿旁白：

1975年，榮鴻曾請杜煥在上環富隆茶樓唱曲錄音，重構舊茶樓賣唱的環境。在富隆茶樓，茶客如常把鳥籠掛起，茶樓伙記斟茶叫賣點心，杜煥唱曲，背景有茶客談笑聲、鳥兒唱歌聲、叫賣點心聲，混為一片。杜煥顯然也很開心自在。富隆是香港最後的傳統茶居，在杜煥唱曲錄音的後一年拆了，杜煥也在1979年過世。這種舊式茶居的聲音景貌，就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了。……這是警師杜煥一個人的故事，也是一個香港故事。

杜煥講話：

嘻嘻，啲雀仔音呀嘛！雀仔唔拘呀！（問：雀仔咁嘈！）雀仔唔拘……雀仔唔拘嘅呵……（播出錄音）呢架係乜嘢牌子呀？（榮：呢架係美國公司出嘅牌子。）哦！（榮：唱完咗十二段，下次唱乜嘢？下次呢？）報仇啦……嗰日我講你聽係……百分之四十，家下計埋就（唱了）百分之八十，百分之七十幾八十……下次就《報仇》啦，《復仇》哩！